

★薛涌专栏 修身小道

文科博士图什么？

2013年,美国媒体在教育问题上掀起一阵小风浪。先是《大西洋》杂志的资深编辑 Jordan Weissmann 发表一篇文章,惊叹美国的文科博士课程怎么还没有崩溃。根据2011年的数据,文科博士毕业时,43%仍然工作无着落。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能找到对口的工作,即“终身轨”的大学教职。“终身轨”本是文科博士的正途:博士到手后,在助理教授位置上干个七年左右,然后顺着“终身轨”转正,成为终身教授。教书匠虽清苦,但衣食无忧,一旦成为终身教授就无失业的威胁,可以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读书写文章,神仙般的日子。这是很多人把大好青春投入博士课程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样的投入是否太疯狂?首先,进入博士课程,特别是名校的博士课程,本身的竞争就相当激烈,许多人在读本科时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如此优异之士,要苦读九年左

右才拿到博士学位,我自己就读了九年后找到教职,拿到博士学位时已11年。这一漫长过程中,淘汰率很高,居然还大部分找不到对口工作,一小半则什么工作都没有。所以,有些人说:大学教职是最糟糕的就业市场。

文科博士找不到工作,在美国是至少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问题,战后基本一直如此。只不过这次经济大衰退使得长期严峻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但是,如此暗淡的前景,2012年文科博士课程的学生数量比前一年增长了7.7%。这也是 Jordan Weissmann 惊叹的原因。他的文章一出,许多悲催的文科博士投书现身说法,有位称自己找到了个接电话的工作,想想要回家上吊;另一位则在那里谈剖腹自杀。

苦水大盆大盆地倾倒,问题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文科博士课程没有崩溃?为什么一代代的精英还要前仆后继、视死如归? Jordan

Weissmann 在《大西洋》杂志的同事 Heather Horn 马上发表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为文科博士辩护》。她指出,问大家为什么还往博士课程里挤,就像问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争着要当演员或记者一样,后者的风险更大。绝不能把钱作为唯一的因素,总有人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首先,至少名校的文科博士课程都有慷慨的奖学金,只要生活节俭,几年没有衣食之忧,毕业后也不会为此欠债。其次,文科博士入学时都是二十几岁,此时有人一年给你2万美金生活费,到一流的博士课程读几年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比起那些在星巴克没头没脑地打工的同龄大学生是否好不少?就算没有拿到教职,他们还可以杀到我们杂志社,学历更高,懂得更多,可能还会砸了我们的饭碗呢。

人没钱不行。但总有一些人觉得钱差不多就行,再多没啥好图,还是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好。

★赵黎明 似水年华

兰考记忆

今年是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同学们聚了几次,提议写一些当年的人和事。

40年前,我在兰考那块地方待了4年9个月,那近5年时间,对我的一生来说真是太难忘了。有很多事值得回忆,有许多事刻骨铭心,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脑子里总是想着一个人——东哥。东哥大我10岁,大号孟宪法,不知为啥,别人都叫他孟留东,我们叫他东哥。东哥的大哥孟宪礼,当时是我们大队支书,东哥本人也是队里的会计,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有权有势的场面人。加上东哥人长相排场,国字脸,大背头,穿绿色军大衣和微微泛旧的皮鞋,他平时为人豪爽,仗义疏财,朋友很多,当年在我眼里东哥就是《水浒》中的“宋江”。我和东哥一开始就是一般关系,因为我家是医院的,父亲是医疗专家,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东哥经常带一些朋友到开封看病,父亲医术确实好,救了几条乡亲的性命。当时在我看来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我想东哥把它看成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常挂在嘴上感激不尽。有人说,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后来的那几件事,让东哥成为我一生的兄长和朋友。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家里出了事,我把别人打伤,被公安局抓起来关了3个月。在那个年代,被公安局抓不仅仅是件丢人的事,还意味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想想和杀人犯、反革命分子、强奸犯、人贩子以及小偷强盗关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又想想当年知青唯一的那些出路,参军、招工、入党、上大学都成为不可能,想想已经和自己在一起几年的初恋女朋友将离我而去,又想想自己这二十年的好学生、好干部,各方面都优秀的优越感,真是感觉人生前途一片黑暗,万念俱灰,死的心都有了。

就在这时候,东哥出现了。直到现在,我仍记得那一年冬天的那个晚上。东哥知道我出了事,怕我不安全,带着大队唯一的光头拖拉

机,赶了七八十里夜路,迎着冬季的寒风,从兰考赶到开封我家,把我接上拉回兰考。他和司机坐在车头上,我裹着大衣躺在凹凸不平的车厢里,望着那灰暗的月光,几个小时老公路的颠簸,冷啊,加上心中的五味杂陈,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是感激?是感动?说不清,但那个夜晚我一生难忘。

当时家里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全家五口只靠母亲每月40元的工资过日子,东哥不仅经常给我们家送粮食(一麻包小麦当时很值钱),把我接到兰考后,还天天安排我在他家吃饭。嫂子做完饭,总是安排我先吃,东哥当时4个孩子,三丑、小瑞、小铭、小六,孩子们都知道,他们黎明叔吃罢他们才能吃(因为当时兰考确实很穷,吃饱都不容易),孩子们当时的眼神现在都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东哥动用他所有的关系,挨门磕头作揖、请客,想帮我安排个临时工,能解决吃饭问题。好多日子我跟他到县里,跑公社、河务段、副食厂、食堂、供销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安排在供销社魏庄(我下乡的大队)门市部,当时每月工资三十一元钱。不仅从经济上(因为当时一个月伙食费才九元钱)帮助了我;生活上,我也有了一个圈子;学习上,在这里第一次学习做生意;心情上,从根本解决了我的问题。一年多的供销社工作,对我的心里调整、人生转折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知道,这辈子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东哥除了从经济上帮助我,也从精神上关心我,陪我聊天,用最朴素的语言给我讲人生,来宽慰我。凡遇到村里、队里请客,他总是带着我,一方面可以让我打打牙祭,再一方面让我融入一些社交圈子,让我找回自信,找到尊严,使我在尽量愉悦的心情中度过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

从那个年代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很清高、很有优越感、自我感觉很好的人。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东哥。东哥是个聪明

的人,无论做人做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很优秀。改革开放后,他搞运输、搞经营,官至供销社副主任后退休。东哥是个大气、有远见的人,人家都看钱,但他投资教育,嫂子、儿子、儿媳都是教师;东哥是个值得信任、不图回报的人,一件事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去年东哥托人送来4000元钱,问了才知道那是大概10年前他办学校时找我借的,我早就已经忘记了。东哥陪孙子在郑州四十七中读志宏班两年,和我近在咫尺,却从未给我打过电话,当我打电话说请他吃个饭时,他告诉我说孙子已考上大学,他也回兰考了,真是让我无地自容,心里感觉亏欠了很多。

这就是东哥。40年来,我和兰考东哥以及乡亲们的感情一直未断,总觉得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拉了自己一把。回城后,父母乡亲们比自家的亲戚还亲。凡是魏庄来看病的,不管到家、到医院,母亲都是跑前跑后,买药、住院、付医疗费,毫无怨言。乡亲们不管年龄多大,见我父母都是“大爷”、“大娘”地叫着,真的就像一家人。过年过节也会像亲戚一样互相走动。东哥有事咳嗽一声,我也会放下所有事情去帮忙。记得父亲2004年去世的时候,东哥和乡亲们二三十口人挤在两辆昌河车里赶来,呼啦啦跪了一片行传统大礼,让人看了动容,真是比亲人还亲!

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躲不过去的坎,经历一些苦、受一点难是正常的。但我从那些决定人生命运的几年、那场人生起伏中得到的更多。人生苦短,决定命运的就那么几年。没有那些年的苦,我将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没有那些年的失去,我将不会珍惜命运后来给我带来的每一次机会。我知道了什么是人生谷底,怎样耐得住寂寞,如何选择和坚持,学会了做人要“长远”(兰考话),永远要感恩,不断学习和奋斗,靠自己的努力换来今天的成就和幸福。

我感谢兰考的父老乡亲们,感谢我永远忘不了东哥!

★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

跟鱼生说再见

宋朝的大文豪几乎都爱吃鱼生,苏东坡、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黄庭坚……这些家伙都是鱼生的忠实粉丝。梅尧臣家里雇了一个女厨子,刀工一流,专门做鱼生。欧阳修年轻的时候在开封上班,每逢休假的时候,一准上街买几条鲜鱼,拎到梅圣俞家里,让梅家的女厨师替他收拾(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王安石变法前后,有个大官叫丁谓,也很爱吃鱼生。他在东京汴梁的家里挖了一口池塘,池塘里养着几百条鱼,平时用木板盖着,等客人一来,就掀开木板,钓上几条鱼,做成鱼生,现钓现做,现做现吃(参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

东京汴梁的老百姓也爱吃鱼生。《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阳春三月,京城西郊的金明池会开放几天,让市民钓鱼,这时候广大市民拎着钓鱼竿、扛着砧板、揣着快刀来到金明池畔,把鱼钓上来以后,直接在岸边刮鳞去鳃,切成薄片,蘸着调料大吃起来。这种场面在宋朝叫做“临水斫鲙”,是东京汴梁一大胜景。

众所周知,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现代开封人喜欢钓鱼,却不喜欢吃鱼生,更加不可能一边钓鱼一边亲手做鱼生,主要是怕腥,不想吃生鱼。大伙去开封时可以找几个当地人随机访问一下,问问他们是否对鱼生感兴趣,我猜他们都会摇头说NO。他们甚至连鱼生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开封所有馆子都不卖这道菜——除了西餐厅。

为什么宋朝开封人喜欢吃鱼生,而现代开封人却对鱼生不感冒呢?两条原因:

第一,北宋灭亡以后,开封成了金国的首都,很多中原居民都跑到南方去了,换成女真人、契丹人和蒙古人在开封定居,这些少数民族没有吃鱼生的习俗。所以自金国以降,开封以及整个中原地区移风易俗,很快改变吃鱼生的喜好,而这一喜好却在江浙和闽广保留了下来,那里正是北宋灭亡后中原居民迁居的地方。

第二,受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从元朝开始又发生了一次大变革,除了两广和福建一带,全国很多地方的居民都淡忘了吃鱼生的传统,你给他们一条鱼,他们不是清蒸就是油炸,完全想不到还能生吃。

★雨荷 古体诗词鉴赏

鹧鸪天

长天墨夜色更阑,
万籁俱寂清风闲。
指染书香珠影瘦,
眼波流转叹华年。
春已尽,
夏嫣然,
秋日红山将眼前。
韶华莫得空虚度,
勿至白发狂嗟叹。

如梦令

时忆豆蔻年华,
温婉如玉无瑕。
明眸秋波转,
远山黛眉如画。
惊煞,
惊煞,
少年痴心情话。

千秋岁·雪

晶绒飘飞,
透比玲珑玉。
轻风过,
冰尘坠。
斜舞翩翩醉,
恍若梦境随。
沾素手,
一点化作相思泪。
俏枝银珠坠,
衰草霜寒傲。
金盘月,
蝶影追。
悠然织素锦,
无声布琉璃。
轻出户,
循香踏雪为幽梅。

念奴娇·月食

玉壶光转,
清辉柔如水,
时十六夜。
瀚海碧空净无云,
一点银钻小星。
斗转星移,
无形暗影,
渐次染分明。
盈月消损,
应是相思劳形。
隐隐华收暗影,
万众仰观,
可知因情故,
黯然神伤施罗幕,
半掩秋水莹莹。
小玄乍现,
金钩纤眉,
少时俱无影。
绛红敛涩,
含羞几多情?